

# “围桌共食”与分餐制

曲水

随感

在我的记忆中，从小到大，一直是与家人、朋友“在一口锅里吃饭”的。偶尔去酒店聚餐，服务人员才会在桌上摆放几件公共餐具。或许是习惯使然吧，那些公筷、公勺很多时候就是个摆设。因为按照咱们传统的餐桌礼仪，既然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，不管远近亲疏，夹同一个盘里的菜，舀同一个碗里的汤，便是天经地义。有时去别人家做客，主人出于热情，会用他们自己的筷子，连番往你的碗里夹菜夹肉。有些人酒喝到一半，喝不下去了，不由分说就将自己的杯中物倒入你的杯子。在餐饮习惯上，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如此自然而真诚地“不分你我”。

随着人类健康意识的增强，分餐已然成为世界主流的餐饮规则。虽说西风东渐，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“围桌共食”习惯至今未改。其实，说分餐制是老外专利，那也不见得。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，在那样一个族群群落共存、等级差别

分明的时代，“分而食之”彰显的乃是社会等级、地位的严格划分。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《高逸图》、南京博物院的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》以及一些描绘古人宴饮画面的汉代拓片，上面的人物俱是就地而坐，一人一席，杯盘分明。到了隋唐，历史典籍中开始出现关于“同盘”的叙述，如“虽同盘饮食，常席相视，不交一言”（《新唐书·列传》）。随着“胡桌”“胡床”等高脚家具的出现，又为合餐制提供了器具上的便利。《水浒传》以宋代为背景，书中的梁山好汉最喜欢聚坐在一起大碗喝酒、大口吃肉。至清代，现代意义上的合餐制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潮流。《红楼梦》里对贾府开宴的描述，绘声绘色，极具画面感。

一般认为，合餐制在中国的出是平民文化的胜利。我们日渐习惯于围桌共食时特有的热闹气氛和亲密感觉。但显而易见，合餐制存在卫生安全方面的隐患，分餐制的

种种优点也不言而喻。可另一方面，中国人的感性思维又倾向于：分餐，就是区分你我，就是见外。我们的民族心理追求“合美”“亲近”。“合”则“美”，“亲”则“近”。于是，某家宴请宾客，发现桌上一盘菜肴稍显味淡，主人就会拿着自用的勺子往盘中加盐，并大肆搅拌；一些疼爱孙儿的老祖母给孩子喂食，每一口必要自己亲尝，然后才小心翼翼地送进小孩嘴里。舐犊之情可感，可这种“吐哺”行为，实在有违卫生原则。

合餐制与分餐制的形成，与各国的餐饮文化不无关系。比如比萨，一人一份很好操作，自助餐就更不用说了。但中华大火锅呢，你怎么办？再看漫长的历史时期里，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哪怕夜以继日地辛苦劳作，也只能勉强图个温饱。贫苦人家吃饭，桌上本来就那么几个菜，分餐就显得不太现实。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白天在单位劳累一天，回家围着灶台一阵

忙活，弄出个四菜一汤已属不易，再分餐，光是餐具就要多洗不少。

一切餐饮规矩的制定都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文化习惯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进的。笔者以为，外出会友聚餐，使用公共餐具，于人于己，皆是有益。而在平时，我们也不必完全照搬西方的分餐模式。事实上，分餐也好，合餐也罢，真正需要强调的，乃是养成科学、健康的卫生习惯。譬如围桌团坐，共享美食，每人面前一套碗碟匙筷，尽量使用公筷、公勺，这样既保留了分餐制的精神内核，又不影响其乐融融的团圆氛围。

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终于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得到了有效缓解，各地的餐饮行业也开始复工复产，但防控工作切不可松懈。近期，有识之士呼吁警惕聚餐时出现疾病交叉感染，相关部门也积极推广分餐制。来者犹可追。经此一疫，我们有必要反躬自省一番，以提升“舌尖上的文明”。

金静

野趣

# 挑青

春风一吹，春雨一下，清明草就开始长出来了。清明草是做青麻糍的原材料，而青麻糍又叫清明麻糍，是清明上坟不可或缺的祭品。我们宁海人把清明草叫“青”，把挖清明草叫做“挑青”。在我小时候，每到清明节前，就会被母亲差遣去田里挑“青”。

春天，日脚渐长，下午放学的时候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半空。我和女伴们急急地把书包一放，挎起竹篮，篮子里有一把早放好的镰刀或剪刀，便三五成群地奔向村外的田野。此时，田野里麦苗已经抽出穗子，油菜花开得金黄，沟渠里春水涌动，到处都是桃红柳绿，一切都是那么温和、柔润。

我们很快就在田野上散开来。你下田畈，我上田岸，大家猫着身子开始寻找“青”。我们这一带的“青”多为鼠曲草，叶子小小的，毛茸茸的，像兔子耳朵。田埂上走的人多，土硬实，“青”长不出来，即使有也由于日照充足，老得快，没几日就开出黄花，难怪我外婆那地方的人也叫它叫做“黄花茵”。

麦田和油菜花地里的“青”最嫩。麦芒像针，扎得人浑身痒，比起麦田，我更喜欢去油菜花地里寻“青”。弯腰钻进菜地，蹲下身子，小心地一步一步挪动，仔细找“青”。“青”根系不发达，生长得浅，用镰刀或剪刀朝根部轻轻一割一剪就能挑出来。这个“挑”字真有意思，光从嘴里说出来就能感觉到那一刻动作的轻盈灵巧。我挑着“青”，还要努力不碰着油菜花，以免折了菜秆子。可等我从田里出来的时候，篮子里头发上衣服上都会落满清香的油菜花瓣。

“青”还喜欢长在紫云英地里。紫红的小花已经从绿叶间钻出来，一朵两朵，星星点点。它们在微风中摇摆着娇弱的身子，让人爱怜。这时，看看四下无人，便悄悄从一片绿茵中踩进去，把开得最好的小花一朵一朵掐下来，扎成一个花球，藏在堆满“青”的篮子底下。回家之后插在玻璃瓶里，如果找不到玻璃瓶，就在大人的白眼和呵斥中拿了吃饭的小碗养着，有好几日新鲜可看。

苏醒了田野也暗藏着“危险”，正专心地挑着“青”，突然听到草从里响起窸窣声，心惊胆战地跳开细看，一条四脚蛇扭着身子飞快地爬走了。拍拍胸脯，长吁一口气，嘴里仍不忘念一句阿婆教的“人走人路，蛇走蛇路”来壮胆。

若草从里突然响起的是一个跳跃的声音，那是青蛙无疑了。刚刚从冬眠中醒来的青蛙还不太灵敏，它们轻轻跳起又落在不远处。对于这一冬未见的朋友，总免不了会冒出捉弄一下的念头。悄悄放下手中的工具，五指合拢，快速地扑过去，往往就把青蛙罩住了。有时也会扑空，那就追着青蛙再扑。抓着青蛙之后，两指捏住青蛙身子，拉拉蛙腿，摸摸肚皮，碰碰它的大眼睛，把玩一番，又把它放在地上，看着它慌不迭地跳远。

就这样我们在田野上边玩边挑，很快就看见太阳挂在西山。该回家了，可挑来的“青”蔫得也

快，看起来不到半篮。要是这样拎回家，母亲会认为我在田野玩耍，少不了一顿数落。于是在回家之前，先把竹篮在村口的池塘里浸一下。浸下去的时候要用手按着“青”，以免草漂浮在水面上，等水漫过再把篮子提起来。过个片刻，抓起湿湿的“青”抖一抖，篮子里就蓬蓬松松的，满起来了。对于这样的小心机，我和伙伴们丝毫不觉得惭愧，因为挑来的“青”还要再择一遍，喝过水的“青”抬头挺胸的，梗是梗，叶是叶，择起来毫不费力。

晚饭后，母亲把我挑回来的“青”摊在竹篾上，去掉黄叶、老叶和根部，然后把“青”放在沸水里煮。煮的时候要放点小苏打，煮过之后再用清水沥一遍，然后藏进冰箱里。那么“满满”一篮子“青”择好煮过之后只有一小撮，离捣麻糍需要的量还远着，明天还得继续挑去。

清明节前几天，母亲把煮过的“青”放在砧板上剁，剁得很细，剁成糊状，然后在糯米粉浆煮熟之前倒进蒸笼里加热，再把它们一起倒入石臼里。那时我父亲年轻力壮，他抡起木槌一下一下捣，母亲则半蹲在石臼边翻着面团。面团很烫，母亲翻一下就把手往水桶里浸一下。石臼里一开始白是白，绿是绿，慢慢地白和绿就融合在一起，成了一个绿粉团。捣麻糍的时候，乡亲们都会互相帮衬着，父亲捣累了，会有叔叔伯伯们接着，直至捣得面团很有韧性。这时把面团拿起放在木板上，用大木杖把麻糍滚平滚薄，切制前撒上松花粉，然后切成长方条，清明麻糍就做成了。青麻糍糯而不黏，甜而不腻，咬一口，唇齿留香。

过了清明节，田里的清明草就没人挑了，它们一棵棵一簇簇自由地生长着，很快开出了一朵朵黄花，这一年的春天也就快要过去了。



放飞

周建平 摄

# 咏木工工具组诗

戴霖军

刨子

木作江湖自纵横，天生耿直骨铮铮。随身长有青锋在，乐为人间铲不平。

锯子

唇没公输一世名，伶牙俐齿巧嚶嚶。居心离间真能事，拉扯拉拉终此生。（注：公输，即公输班，锯子发明人。国人习称鲁班。）

斧子

阔口方头英武姿，丁丁对木苦吟诗。如何借得吴刚手，好向蟾宫斩桂枝。

墨斗

黑黑头颅瘦瘦身，雕龙画虎见精神。世人问我墨多少，纬地经天线一根。

凿子

不碎柳卯作先行，口快无端累一生。总在连番敲打后，功过方许看澄清。

角尺

休看一纵复一横，尺长寸短自分明。世间抛得此君去，曲直是非谁与评。

木锉刀

一身疙瘩欲何求，砥砺前行莫踟躇。无问清风无问雨，磨平棱角事方休。

牵钻

无耻无羞脑袋尖，回旋全仗一绳牵。诸君莫笑钻营苦，毁誉无非过眼烟。

三石

物候

# 杜鹃坡遐思

区，我家则在乡下一个小村子里，那会儿也没有公交车。也不知舅公是怎么辗转来到我家的。即便是现在，从市区到我的老家，坐公交车也得一两个小时——何况，舅公来的时候，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。吃的自然是少不了的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我人生喝到的第一瓶纸质包装的牛奶

还要大。现已纸张泛黄，但这些都是我的珍藏。舅公从小就教育我们，知识是无价的财富，要多读书，多看报。舅公还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，写下一段鼓励我们的话，比如“开卷有益”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舅公还会在报纸中留下批注，比如“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供你们姐妹

们写信，告诉我们几月几日到。我们便过年似地期盼着。到了相约的日期，家里就准备起来了。爸爸负责去采田里最新鲜的蔬菜，妈妈把家里打扫一新。我和妹妹呢，也不肯闲着——去河里抓螃蟹！

舅公还带我们去外面“开阔眼界”。我们家的相册里，保存着舅公带我们去七塔寺的照片。那时我读四年级，妹妹读二年级。爸爸也在的。那次游七塔寺，什么景点、什么建筑我都忘了。但我忘不了一件事：那会儿七塔寺附近有很多乞丐，都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游客，也有过来向人伸着手的。有乞丐向舅公乞讨，舅公见了，毫不犹豫地给了零钱。其他乞丐见了，也便三三两两围了上来。面对伸出来的手，舅公从不会拒绝。爸爸见了不禁劝阻。舅公说：“这些都是可怜人。”舅公多行善事，此类小事不胜枚举。

舅公现已暮耄之年，但仍思维活跃，神采奕奕。舅公好学，家里订了四份报纸，每天晚上，舅公都要阅读至十点钟，并且分门别类地剪报归类。舅公还会把看到的好文章特意给我保存起来，并在文章旁边写上：“新星阅之”。

说来惭愧，舅公于我恩重如山，我却不能报这种恩德于万一。我只能，用拙劣的笔，写出对舅公的一片感激之情。愿舅公能看到他外甥女的这些文字。

舅公还带我们去外面“开阔眼界”。我们家的相册里，保存着舅公带我们去七塔寺的照片。那时我读四年级，妹妹读二年级。爸爸也在的。那次游七塔寺，什么景点、什么建筑我都忘了。但我忘不了一件事：那会儿七塔寺附近有很多乞丐，都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游客，也有过来向人伸着手的。有乞丐向舅公乞讨，舅公见了，毫不犹豫地给了零钱。其他乞丐见了，也便三三两两围了上来。面对伸出来的手，舅公从不会拒绝。爸爸见了不禁劝阻。舅公说：“这些都是可怜人。”舅公多行善事，此类小事不胜枚举。

舅公还带我们去外面“开阔眼界”。我们家的相册里，保存着舅公带我们去七塔寺的照片。那时我读四年级，妹妹读二年级。爸爸也在的。那次游七塔寺，什么景点、什么建筑我都忘了。但我忘不了一件事：那会儿七塔寺附近有很多乞丐，都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游客，也有过来向人伸着手的。有乞丐向舅公乞讨，舅公见了，毫不犹豫地给了零钱。其他乞丐见了，也便三三两两围了上来。面对伸出来的手，舅公从不会拒绝。爸爸见了不禁劝阻。舅公说：“这些都是可怜人。”舅公多行善事，此类小事不胜枚举。

舅公还带我们去外面“开阔眼界”。我们家的相册里，保存着舅公带我们去七塔寺的照片。那时我读四年级，妹妹读二年级。爸爸也在的。那次游七塔寺，什么景点、什么建筑我都忘了。但我忘不了一件事：那会儿七塔寺附近有很多乞丐，都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游客，也有过来向人伸着手的。有乞丐向舅公乞讨，舅公见了，毫不犹豫地给了零钱。其他乞丐见了，也便三三两两围了上来。面对伸出来的手，舅公从不会拒绝。爸爸见了不禁劝阻。舅公说：“这些都是可怜人。”舅公多行善事，此类小事不胜枚举。

舅公还带我们去外面“开阔眼界”。我们家的相册里，保存着舅公带我们去七塔寺的照片。那时我读四年级，妹妹读二年级。爸爸也在的。那次游七塔寺，什么景点、什么建筑我都忘了。但我忘不了一件事：那会儿七塔寺附近有很多乞丐，都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游客，也有过来向人伸着手的。有乞丐向舅公乞讨，舅公见了，毫不犹豫地给了零钱。其他乞丐见了，也便三三两两围了上来。面对伸出来的手，舅公从不会拒绝。爸爸见了不禁劝阻。舅公说：“这些都是可怜人。”舅公多行善事，此类小事不胜枚举。

吴新星

# 舅公

时光轴

是舅公买来的。那时我还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纸能包住液体不会洒湿呢？我为此好奇地把空盒子剪开，欲探个究竟。

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舅公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书刊。舅公带的书刊不是一本两本，也不是一摞两摞，而是一袋——那种蓝白红编织袋装的一大袋。里面有旧报纸，也有很多文学杂志。这些杂志，有一部分我留存至今，有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少年文艺》《故事大王》等。好些刊物，比我的年龄

舅公还带我们去外面“开阔眼界”。我们家的相册里，保存着舅公带我们去七塔寺的照片。那时我读四年级，妹妹读二年级。爸爸也在的。那次游七塔寺，什么景点、什么建筑我都忘了。但我忘不了一件事：那会儿七塔寺附近有很多乞丐，都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游客，也有过来向人伸着手的。有乞丐向舅公乞讨，舅公见了，毫不犹豫地给了零钱。其他乞丐见了，也便三三两两围了上来。面对伸出来的手，舅公从不会拒绝。爸爸见了不禁劝阻。舅公说：“这些都是可怜人。”舅公多行善事，此类小事不胜枚举。

有的像鹿角，有的像珊瑚，有的好似千手观音，有的犹如天鹅抖落的华羽。换步再看，她们又像那珠帘翠幕，瑶树琪花。阳光下，有几株还泛着蓝光，犹如超凡脱俗的蓝宝石，透着清澈、典雅、沉静和尊贵。看着这风中摇曳着如诗如画般的满枝冰凌，我心中想：这是冬日的杜鹃树吗？这分明是沁人心脾的深谷幽兰，是凝结天地灵气的人间精灵！

待躁动的心回归宁静，我便向山顶走去。一路走，一路驻足回望，一路心生感触：人生就如坡上览胜。阳春四月的杜鹃坡虽然灿若云霞，绚丽浓郁，但过多的人气之后就免不了浮华和嘈杂，这如同流光溢彩的岁月虽然让人向往，但红尘云景免不了让人眩目和躁动。而冬日的杜鹃坡虽然冷寂，但一个人看那一枝枝晶莹剔透的叶脉在恬淡高远的山野上吐露芬芳，在萧萧的寒风中吟唱圣洁，那份悠然自乐的宁静是多么难得！人间的烟火生活，毕竟难求安然，如果你能看尽繁华，为身心找寻一处栖息，为岁月腾出一份空白，你需要的，不正是那份丰富而安然的宁静吗？